说亲身经历　看世道人心

小人物史記 ①

赵晴 主编

历史印迹

战俘
我的抗战往事
1945年的归来
台湾老兵
日本孤儿
迁户口
外调
一纸鉴定
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一个人的法语
1986的长崎之行
寻找熙士

正红旗下

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
一九四九，渡江第一船
警徽 警戒
镜头留住西藏往事
火使求学记
党籍
革命妈妈

炫梦人生

寻找佛光
亲鞋煌
二次插队
冯根生做学徒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运河漂流记
跳马王
发现长城
我在东欧做生意
我和高秀敏的故事
我在美国当警察
我是蔷薇老妈
我的间隔年

绝对隐私

男妇科医生
当女教师爱上男学生
将婚姻进行到底
干爹
癖·狱
花壳儿
他对我不感性趣

灰色地带

五刑"上将"
丢脸
青春的溃疡
边缘病人
逃出黑砖窑
走出抑郁



ISBN 978-7-308-07421-6

9 787308 074216 >

定价：39.00元

说亲身经历　看世道人心

小人物史記 Ⅰ

赵晴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人物史记. 1/赵晴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

ISBN 978-7-308-07421-6

Ⅰ. ①小… Ⅱ. ①赵… Ⅲ.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7889 号

小人物史记Ⅰ

赵 晴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志远
装帧设计 未 氓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60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421-6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序　言

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变化

赵　晴

这是一群小人物的口述历史。现在，他们就坐在你的面前，对你讲述各自不同的命运和故事。在一行行看似沉默的文字背后，你其实可以听见他们的话语和呼吸，看见他们的衣着和面容，感觉到他们的泪水与欢笑，触摸到他们的情感和体温。

本书的出版源自一项起始于十年前的工作。2000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倾听·人生”版，它的宗旨是“以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变化”，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经历。十年时间，每周一期，每期六七千字，500多个小人物敞开了心扉，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更多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大时代的一滴水，每一颗水滴都有自己的精彩，颗颗水滴聚成淙淙细流，最后汇成波浪翻滚的大海。

大历史中或许不会记载小人物，但小人物是构成大历史的小细节。他们中有下岗女工当钟点工式的小人物，也有汶川大地震后打开生命通道的尖刀军长许勇的亲身经历。小人物有时候甚至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获得第19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讲述的更是大时代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30年前，四位新华社中青年记者受命调查西北农村现状，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为此他们跨越4省（自治区）39县，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对党中央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倾听·人生”是《杭州日报》打造的重要品牌，十年时间，“倾听·人生”在一个喜新厌旧的快餐阅读时代，奇迹般地办成了长盛不衰的耐读版面，不仅成为首届浙江新闻名专栏，其作品更多次问鼎中国新闻奖。“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化”，不仅是《杭州日报》“权威亲民新型城市党报”办报理念的一种探索，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杭州日报》践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的具体体现。因为唯有贴近实际，才能倾听到来自底层的真实声音；唯有贴近生活，才能触碰到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唯有贴近群众，才能感受并传递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深刻表现普通人的光辉心灵和坚韧力量。

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可以触摸大时代的脉搏跳动；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可以感受大时代的跌宕起伏。《杭州日报》将继续打造“倾听·人生”品牌，为小人物记史，为小人物立传，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大时代的变化。因为“倾听·人生”记录的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其实就是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我们所有人的故事。

2010年1月5日

目录 CONTENTS

小人物史记 [1]

一、历史印迹

战俘 口述 李建堂 整理 陈庆港 / 3
我的抗战往事 口述 王楚英 整理 申赋渔 / 10
1945 年的归来 口述 朱锡侯 整理 朱新地 / 17
台湾老兵 口述 鲍海青 整理 崔锡英 / 24
日本孤儿 口述 钱天成 整理 叶全新 / 31
迁户口 口述 胡先生 整理 曹晓波 / 38
外调 口述 老 高 整理 曾琦琦 / 44
一纸鉴定 口述 林梦平 整理 莫小米 / 51
重返 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袁 敏 / 58
一个人的法语 口述 朱佳强 整理 曹晓波 / 79
1986 的长崎之行 口述 寿雨农 整理 曾琦琦 / 86
寻找烈士 口述 李杞龙 整理 林 之 / 93

二、正红旗下

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 口述 傅上伦 整理 韩 斌 / 103
一九四九，渡江第一船 口述 徐传翎 杨守来 整理 周华诚 许炳章 / 110
警徽 警戒 推荐 王 瑛 口述 张佶华 整理 韩 斌 / 117
镜头留住西藏往事 口述 陈宗烈 整理 韩 斌 / 125
大使求学记 口述 沙祖康 整理 宗道一 朱礼盈 傅铮铮 / 135
党籍 推荐 汪伯羊 口述 汪而夫 整理 任为新 / 141
革命妈妈 口述 王建民 整理 叶 蕾 / 147

三、炫梦人生

寻找佛光 口述 赖比星 整理 曹晓波 / 155
东敦煌 口述 金卫东 整理 曹晓波 / 161

二次插队　推荐 马　莉　口述 钱万强　整理 戎国彭　/ 168
冯根生做学徒　口述 冯根生　整理 戎国彭　/ 173
运河漂流记　口述 章胜贤　整理 林　之　/ 180
跳马王　口述 楼　云　整理 姚仲三　/ 187
发现长城　口述 洪　峰　整理 周华诚　/ 193
我在东欧做生意　口述 周泽渝　整理 韩　斌　/ 201
我和高秀敏的故事　口述 何庆魁　整理 麻生环　/ 208
我在美国当警察　口述 石子坚　整理 石　敏　/ 215
我是蔷薇老妈　蔷薇老妈　李东星　/ 222
我的间隔年　口述 孙东纯　整理 曹晓波　/ 229

四、绝对隐私

男妇科医生　口述 晓　元　整理 孙　侃　/ 237
当女教师爱上男学生　口述 萧　萧　整理 萧　萧 莫小米　/ 244
将婚姻进行到底　推荐 陈礼平 王冠军　口述 诚　钢　整理 莫小米 蒋思荃　/ 250
干爹　口述 映　冰　整理 凌　燕　/ 257
癖·狱　口述 阿　成　整理 叶全新　/ 264
花壳儿　口述 莫雨虹(化名)　整理 丁　山　/ 271
他对我不感性趣　口述 任青妹　整理 莫小米　/ 277

五、灰色地带

五刑"上将"　口述 罗大有　整理 莫小米　/ 285
丢脸　口述(被讯问者) 傅连均　整理 丁　山　/ 292
青春的溃疡　口述 元　荣　整理 曾琦琦　/ 298
边缘病人　口述 吴丙继　整理 叶全新　/ 305
逃出黑砖窑　口述 猎　枪　整理 韩　斌　/ 311
走出抑郁　口述 舒小平　整理 邵婉靓　/ 318

后记/活在我们这个时代　徐晓杭　/ 324
附录/《小人物史记Ⅱ》篇目　/ 329

小人物史记 I

历史印迹



岁月老去
往事并不随风
镌刻在记忆里
每个人的轰轰烈烈
串起来
就是历史
从过往的斑驳中
显影今天的清醒



战 俘

口述 李建堂 整理 陈庆港

国民党部队抓壮丁是“三丁出一”，当时我大哥在外当兵，他有孩子有老婆，全家人就决定让我去当兵换回老大

我家住的这个村子叫坦达村，现在属于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太古乡，村里有100多户人家，1000来口人，村里人家都是亲戚。

村子紧挨着黄河，站在村口就能看见黄河水。村子太偏僻，几十年来没啥大变化，交通不方便，村里人出去难，外边的消息也进不来。村中的那棵老槐树，看到了没有，好几百岁了，前几年被雷劈断了一半的树干，都没有死，命大。没被雷劈之前，每到夏季的时候树阴很大，可以覆盖整个村口。村里人出远门，在外闯荡久了准会想这树。我就是在这棵树下长大的。我出生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农历八月，是早产儿，母亲怀我八个月还在放羊，那天把羊往圈里赶的时候，被一犟羊顶了一跤。

我有兄弟五个，国民党部队抓壮丁是“三丁出一”，所以我们家就出去两人当兵。当时我大哥在外当兵，他有孩子有老婆，家中的地种不了，全家人都害怕他会在火并中被打死，留下孤儿寡母的，就决定让我去当兵换回老大，我当时光棍一个，死了不要紧。

记得那一年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外面正“乒乒砰砰”打得厉害，出去当兵，没有几个人能回得来的。谁愿意把自己家的孩子送去当兵啊。但是没有办法啊，必须把老大换回来啊，母亲成天哭，她觉得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欠了我，家里人都哭，都清楚我这一去就可能回不来了。

我当的是国民党34军44师的兵。参军不到一个月就和日本人遇上了，在夏县、河津县、稷山县一带，七天和鬼子打了两回。

有一回冬天，晚上，漫天大雪，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我们要设埋伏。我爬到一户人家的屋顶上，用胳膊将屋顶上厚厚的雪扫开，然后就伏在雪窝里，这样在雪窝里一趴就是一夜，雪不停地下，人都被雪埋了。现在，我的腿不能坐炕，盘不起来，走路要拄拐，都是那时落下的。那一仗我们死了一千多人，团长也被日本人捉了。我命大，活了下来。尸体倒在雪地里，横七竖八的，像柴火捆。我的许多战友在和日本鬼子打仗时死了，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死的。

和日本人打完了，自己活着看到了抗战胜利，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命太大，能活到胜利。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家了，可不久就又打开了，国共和谈失败，和解放军打。一次在中条山和解放军打起来了，这会儿不像和日本人打仗时那样拼命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当兵的都不想再打了，都想回家。

在这一仗中，我左手负伤，子弹从虎口钻进去，从掌心穿出来，血管打断了，血直向外喷，堵都堵不住。现在这只手残了。哎，我的命不好，和日本人打仗该挂彩的时候没有挂彩，偏偏和解放军打仗，就挂彩了。

山西解放时，我因为负伤正在医院里住院治疗。太原被解放军拿下后，我就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虽然是俘虏，但是解放军优待俘虏，还是让我在医院里治伤。

这期间，部队里的首长就经常来做我们这些俘虏的思想工作。这些首长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不像国民党部队里那些当官的。他们告诉我们，过去虽然加入了反动的队伍，但那也不完全是我们个人的事，只要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过，并且能够积极地醒悟过来，改过来，就没事。他们还给我们分析当前的形势，说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要完了，全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还说将来，将来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可以回家安居乐业。

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改造，伤好后，我加入了解放军，在18兵团60军180师539团。由于我改造得好，当上了机枪手，不久还做了班长。

我加入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部队在宝鸡举行庆功会，由于我在西北战役中作战勇敢，会上授予我一枚一等功军功章

这之后就去解放西北、西南。当时陕西和四川还没有解放，我们从宝鸡南下四川，咸阳、剑门关……就这样一路打过去。有时候追击敌人一天要跑一百多公里，边追击边歼灭。

一次攻城作战，国民党军在城墙周围的各个高地都修筑了钢筋水泥碉堡，阵地前面还有两三道八九米高的陡壁，陡壁上有机枪暗火力点，陡壁前又挖了多道壕沟，各道壕沟之间有暗堡、地雷、铁丝网这些东西。守军号称这座城是“铁城”，攻不破的。一天拂晓，我军发起了进攻，国民党守军在钢筋水泥碉堡里顽抗，子弹雨一样地泼过来，都闪着光，把天都映红了。激战两昼夜没有攻下目标，而我

们自己人死了很多。我们班死了一半。不久，又发起第二次攻击，这次我们改变了打法，但还是有很多人伤亡，我们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上面命令要炸掉敌人暗堡，扫除敌人火力点。连着上去三四个人，都死了，后来我说我上，我是班长么。我就夹着炸药，贴着地面往前爬，敌人的火力就都朝着我射击，子弹擦着我的耳边头皮嗖嗖地飞，身边的土被子弹扫得扬起来很高……暗堡被炸了，我也负了伤。

1949 年 10 月 1 日，部队在宝鸡举行庆功会，由于我在西北战役中作战勇敢，会上给我立了一等功一次，并授予我一枚一等功军功章。

解放完了西北、西南后，又是河南、河北、吉林，一路到了鸭绿江边。1951 年 3 月份，我们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过了鸭绿江，抗美援朝。

在朝鲜的那些日子，是我当兵的岁月里最难熬的一段时光。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白天就只能躲在树林里的雪地中，敌机在头上飞过来又飞过去的，也不敢点篝火，一把干粮一把雪。晚上行军，敌机一个照明弹抛下来，把公路照得雪亮。我们头上、身上都插着树枝，就赶快卧倒在公路边的树丛里。照明弹熄掉后，再走，敌机这时会掉转头来再照，再躲。

1951 年 5 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要到三八线去打，后方战线很长，向前急行军三天，打一仗，再往后撤三天，七天所需的干粮、武器弹药等所有东西都背在身上。有一次行军途中，营长把队伍集合起来，对大家说：“有个好消息，我们的辎重后援已经从后面往上送啦。”一听到这个消息，想到马上就可以吃上东西，穿暖和了，大家就特别兴奋。可是不久，营长再次集合队伍，对大家说：“我们的辎重车被敌人的飞机炸了。”

一天，部队接到迅速后撤的命令，但还没来得及撤，四周的枪声就像炸了锅一样响起来，那时天还不亮，我们被包围了。当时就想这下要吃亏了，但我们并没有害怕。被敌人包围以后，所有人反而都更勇敢，一次次地把敌人打退下去。敌人硬攻不上来，就用飞机炸，用大炮朝我们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坚持了一天一夜，死了很多人，最后丢了制高点，而且弹尽粮绝，我们被敌军炮火压在一个小山沟里，当时又饿又冷，浑身发抖。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来回飞着，还向下喊话，要我们投降，而我们都清楚坚决不能投降，因为部队的作战纪律有“绝不当俘虏”这一条。

最后，部队决定趁着天黑向外突围出去。这突围就像是往枪眼上冲啊，敌人用灯光照着，机枪就这样扫着，人就像是割庄稼那样一倒一片，哪里突围得出去？天刚刚一亮，敌人的坦克就轰隆隆往我们沟里碾过来了，挡也挡不住的，眼看就到面前了。这时我们就分散开往后面的山坡上跑。当时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跑。哪里跑得了？敌人很快就像潮水般围上来了。

我被俘虏了。那天是 5 月 27 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从此我又开始了漫长的战俘生涯。

终于等到了离开战俘集中营的那一天，我和战友们把穿着的美国兵的衣服都脱掉，脱光，然后唱着我们自己的歌走向祖国

我们被押到了南朝鲜的巨济岛（济州岛）战俘集中营。登记家在什么地方，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的，家里有些什么人，有多少土地……什么都问，问完了就分批关进集中营。

集中营在海边，用铁丝网围着，我们就住在帐篷里，一个军用帐篷里挤着50个战俘，帐篷中间挖一条沟，两边就是土炕，炕上铺着稻草袋，潮乎乎的。夏天，帐篷里热得像蒸笼，住的人又多，加上空气不流通，简直透不过气来。冬天，帐篷里也没有取暖的东西，晚上就睡在地上，地上潮得很，每人只有一条旧军毯盖在身上，冻得人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吃的是没加工过的大麦和小麦，有时也会有大麦粉，一股霉味，还糙得很。每天两顿饭，每顿饭每人发一个拳头大的饭团，有时是半碗"大麦饭"，一碗清汤。还时不时地会有惩罚，惩罚就是"断粮"，不让你吃。

在战俘集中营里，我们整天觉得饿，再加上有了病得不到医治，集中营里就经常有战俘死掉。到那里不久，我们帐篷里就有人死掉。我们穿的衣服也都是美国鬼子穿破的旧衣服。

每天被枪押着，用卡车拉出去干活，被拳打脚踢是常事。那时候，我整夜睡不着觉，想家，想爹妈和兄弟姐妹，他们经常在我的脑子里出现，我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我当兵打仗这么多年，什么样的情况没遇到过，命提在手上，随时会丢，可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

有的战友趁到敌人办公室干活的机会，偷偷地拿回一些报纸，回来后让懂外文的战友看。有一次，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斯大林的照片，照片画着黑框，懂外文的战友说斯大林死了。报纸被许多人来回传看，大家都说不可能，斯大林死了谁也不相信，斯大林怎么能死呢？但是从其他帐篷的难友那里也传过来说斯大林死了，然后整个集中营就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那时候就觉得天塌下来一样，再加上敌人趁机进行了宣传，就想我们完了，这场战争我们完了，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有人就都在那低着头哭。第二天，我们集中营里的全体战俘为斯大林举行了追悼会，列队默哀，还唱歌。敌人端着枪站在铁丝网外面看着我们，没有像平时那样驱赶我们。

有一天，我们从报上知道敌我双方谈判，还说要交换战俘的事情。我们高兴啊，在帐篷里跳啊蹦的，像小孩子一样，都觉得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回国了，可以回家了！那些天，我们所有战俘脸上都挂着笑容，大家看到了希望。

就在知道这个消息不久后的一天夜里，我听到有人拼命忍又忍不住的呻吟声，我悄悄溜过去看，原来是战友们正在用刀片互相割自己身上的皮，血哗哗地从他们的身体上往下流。割下的皮上都有反动标语的，都是敌人刺在他们身上的，我的身上也有，背上、胳膊上都有。

当时，敌军和一些我们当中的叛徒，强迫我们写血书要求去台湾，对不愿意

接受“转化”的志愿军战俘进行虐待。有一次，他们在汽油桶里撒满玻璃碴，把一个战俘剥光衣服装进汽油桶，然后将汽油桶放在地上来回滚，汽油桶里的战俘被拽出来的时候，血肉模糊的，都看不出人形了……罚跪、吊起来打、灌辣椒水……更是常事，有的还被活活掏出心脏。

当时我想的是，祖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祖先、父母生活的地方，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不背叛祖国，不背叛军人的誓言，这是我做人的尊严，所以坚决不松口。想起有一天一大早，我听到对面的国歌声，一抬头就看见了五星红旗，激动极了，但我马上低头，因为我看见以后就流眼泪了。这面国旗是中国战俘被俘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次升旗斗争遭到美军开枪镇压。

是的，对于自己的选择，到今天我也不悔。

见这些招数还是不灵，“转化”不了我们志愿军战俘，他们就在我们身上刺字，先用毛笔在我们身上写“反共抗俄”、“杀朱拔毛”这样的一些反动口号，或者是把国民党“青天白日”画在我们胸口、后背，然后就用针在上面一针一针地刺，这样一来这些字和画就留在肉里了，一辈子都褪不下。当时，几乎所有不接受“转化”的人的身体上都被他们刺上了反动标语。

身上带着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回国啊？我就要求战友把我身上的反动标语和图画也割掉。他们几个人把我按着，先用镊子把有字的那块皮夹住，拉起来，然后就用刀片一刀一刀地往下割。我咬着牙，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滴……只要能回国，只要能回家，遭怎样的罪都能忍。我身体上的字多，战友就这样在我身上一刀一刀地割，最后都割完了，我浑身是血，成了个血人……

1953年春天，又传来了谈判达成协议，先交换伤病战俘的消息。不久，第一批载着战俘的车驶出了集中营的大门，我们这些还走不了的战俘就挤在铁丝网上，拼命地朝那些被第一批遣返的战友们挥手，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车，我们还不肯回帐篷。剩下的日子真难熬啊，我们吃不下，也睡不着，谁不想早点回国？谁不想早点回家啊？哪怕就早一个小时、一分钟也好啊！

不久，我终于等到了离开战俘集中营的那一天，终于等到了回国的日子，那时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我还会有这一天？我还能活着回家？交换战俘是在双方临时划定的一处停战线上。双方战俘进行交换的时刻到了，我和战友们把自己身上穿着的美国兵的衣服都脱掉，脱光，然后唱着我们自己的歌迈步走向祖国……那一刻，我忍不住眼泪哗哗往外淌……

我娶了这个寡妇，我们都是苦命的人，我和她带着几个孩子一步步往前挪，那些年虽然苦，但也觉得日子有个依靠，心有个落处

回国后，我们这批战俘先是集中到沈阳附近的一个地方进行长达一年的学习，完了以后，我被送到太原，又从太原转到临汾地区，临汾地区转到大宁县，大宁县再转到乡里，1954年才终于回到村里，回到家。

当时我是跟着村里去交公粮的毛驴车回的村。这是我出去当兵十多年后第一次回村，说不清楚当时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路上，我不说话，车

上的同村人就宽慰我，说这么多年在外面受罪了，这下回家就好了。想到自己这么多年在外面拼死拼活，却这样回家，那时就想，要是自己在战场上给打死了就好了，那样家里人的脸上也会好看些。在外这么多年回家，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身上就穿从朝鲜回国后发的一套单衣和棉衣，还有件大衣，一双翻毛皮鞋。（如今军大衣还在，多处打着补丁，老人自己打上去的，针脚很细密。大衣上的那十粒铜扣锃亮亮地发着光。大衣上当年打上的号依然很清晰：6706110，翻毛皮鞋也还在。老人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还想要一件这样的军大衣。）



李建堂老人和他的皮鞋

当年临去朝鲜前，我和所有战友都将自己的包袱留下了，包袱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说等我们回国时归还。可从战俘集中营归来后，包袱没有还给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在宝鸡授予我的那枚一等功军功章还在包袱里面。

回到村里后，村里人都为我能活着回来而高兴。他们没有把我当坏人看，只是说这么多年在外打拼不容易，回家就好好过日子。回到家里，兄弟几个抱头大哭了一场，当时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他们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的其他几个兄弟，都已经娶了媳妇，有了孩子，孩子们都知道我在外面苦吃多了，所以都孝敬我。但那年头，我明白，不管别人对自己怎么好，自己都是个有问题的人。被敌人俘虏过，这是多么大的错啊！所以我一直很少说话，闷头干活，努力表现。那时家里穷，再加上自己的身份，就一直说不上媳妇。

38岁那年，村里死了个男人，留下了个寡妇，还有三个孩子。那时日子艰难，一个寡妇带着三个要吃要喝的孩子，日子就更难过。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可谁也帮不上忙，当时没有人家里的日子好过。后来我就娶了这个寡妇，我们都是苦命的人，我和她带着几个孩子一步步往前挪，那些年虽然苦，但也觉得日子有

个依靠，心有个落处。

说句心里话，她和孩子跟了我也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但她对我好。我从来没对她讲过我过去的事情，她也从来不问。她知道我当过俘虏，知道我浑身都是伤，但就是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事，我不知道她和孩子对我是怎么想的，但我从他们的眼睛里能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是亲人。但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多久就结束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就十年，她就去世了，当时她才40岁，心脏病。那年月，粮食少，有一口吃的她自己舍不得吃，留给孩子，留给我……她命太苦，苦了一辈子。临死的时候，她抓住我的手，说：你是个好人。这世上也只有她这样拉着我的手告诉过我：你是个好人啊。

（1986年开始，李建堂老人有了生活补助金，从开始的每月8元、10元、12元……到现在每月70元。李建堂老人现在和他的后辈住在一起，生活幸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